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三十六回 大覺寺淫女參禪 蓮花經尼僧宣卷

詞曰： 試問禪關，參求者無數，往往到頭空老。積雪為糧，磨磚作鏡，誤了幾多年少。毛吞大海，芥納須彌，金色陀頭微笑。無陰樹下，絕想台前，杜宇一聲春曉。鷲嶺雲深，曹溪路險，是處故人杳。冰崖千丈，五葉蓮開，古殿簾垂香裊。那時節識透源流，才見龍王三寶。

這首詞單說禪宗易誤，佛理難參，休說這些失迷的凡夫，貪淫的死漢沒處下手，就是那積學的善知識，傳宗的老和尚，饒過你百靈透過，一竅少迷。就是念完了四十八萬卷全藏，只當做老鼠偷佛燈的香油，盲禪瞎棒，與成佛作祖，總是捕風捉影。到了上得講堂，講兩句禪宗的語錄、度世的口頭禪，打兩個冷哈哈，好似隔靴搔癢，丈母娘心痛去愛女婿的腿。看那參禪熟套，一場好笑，到不如魯智深吃狗肉、鳩摩羅什生兒子實實受用，不礙他坐地成佛。今日因師師府改做禪林，正是火池變作蓮池，欲海翻成香海。宗語上說，百花叢裡過，一葉不沾身。又說淫房酒寺尋彌勒，滿目青黃知是誰，看官細參。

單表這孔、黎二寡婦，各領著女兒梅玉、金桂二姐，因在這汴河橋住著福清庵幾間淨室，時常往來，甚是親熱。尼姑們喜他寡婦子女，替她做鞋襪、縫衣服。這兩個寡婦，喜尼姑們要茶要水方便些。住有半年之外，忽然尼姑福清奉了王爺令旨，搬在師師府造寺修佛，一時熱鬧起來，把這小庵子撇下，另招一個老聾姑子看守香火。

這兩個寡婦和女兒，領著一個癡哥，甚是孤凄，又沒個男子，把酒店本錢都被人賒騙下去。雖是一個院子住著，依舊兩家過活，時常包覽些鞋面、花朵，將針綫度日。聽得福清新造起大覺寺來，要去隨喜。兩家商議，不好空手去。等了半月，湊起錢來，買了一盒掛麵、一盒京棗、一盒白糖素餅、一匣油炸的蜜糕，便癡哥挑了，又借鄰捨家幾件衣服，把兩個女兒打扮的齊整。母子四人，鎖上房門，癡哥引路，和這些燒香婦女，走汴河橋來，不上二三里路，望見沿河一帶翠館青樓，幾條小巷，穿過去，卻是師師府了。正值福清請了白衣庵裡有道行的呂師姑說法宣卷。呂師姑法名如濟，來宣一卷《花燈佛法公案》，大門首掛起高幡來。這些各庵的尼姑、吃齋的婦女把一個大覺寺捱擠不開，木魚經聲，百十眾尼僧，和著念佛，好不熱鬧。孔、黎二寡婦都是老成打扮，只有兩個女兒，卻是豔妝，脂粉堆滿。金桂姐是大紅綢紗衫兒，藍織錦比肩兒，白綾拖地錦裙子。梅玉姐是銀紅宋錦門綾衫兒，白綾比肩，月白水紋綾裙子。俱是紅玉一勾，金蓮三寸，鞋尖上嵌著豆大兩粒珠子，底高尖小，十分好看。一步步進得巷裡來。那些遊人婦女，看的人湧將上來，真是天仙並佩凌波出，魔女拈花送供來。到了大殿上，先拜了佛，早有談能和知客引至方丈，與福清問訊了，才叫癡哥挑著四個盒子進來。提開看了，福清道了生受，使談能收了。擺齋在齋堂裡，母子四人吃畢，走到方丈來聽講。坐在長凳上，眾女僧打起鐘鼓法器，才請升座。

卻說這呂姑子年將六十餘歲，生得黃面長眉，掛一串金剛素珠，穿著袈裟，手持九環錫杖。兩個小小尼姑，打出一對黃綾旗來，引上法座，離地有三四尺高，中間焚香，供著一尊金觀音，香爐金磬，燒著檀香不斷。兩邊小桌，坐下八個尼姑，俱是白面緇衣，僧鞋僧帽，在旁管著打磬和佛。只見法師上座已畢，這些尼姑女眾們俱來問訊參拜。那法師只將金觀音略一舉手，便穩坐不動，把雙眼閉著，搭下眉毛來，做出那坐禪的氣象，得道的威儀，大聲說道：「今日堂頭和尚要講甚麼佛法？聽老僧粗講西來大意。」便道：

人身易失，佛法難求。夫妻恩愛，一似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兒女情長，好似燒瓦窯，一水和成隨處去。石火光中，翻不盡沒底門。海漚波裡，留不住浪蕩形骸；披毛帶角，轉眼不認爹娘。吃飯穿衣，忘卻本來面目。無明火裡，生出貪、淫、妒、殺四大輪迴；無常火中，歷遍生、老、病、死七情孽債。因此閻羅老子傷心，無法救地獄中餓鬼；釋迦牟尼出世，願度盡閻浮上眾生。三藏、八乘，火池處處見蓮花；十地、六塵，苦海沉沉流貝葉。黃氏女看經，寶蓋金橋迎善女；目連僧救母，銅蛇鐵樹報冤魂。持齋念佛，袁盎超幾世沉冤；禮懺齋僧，邴後證三生正覺。一失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人。因說偈曰：

如是甚深微妙法，百年萬載難遭遇。
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意。

又問堂頭和尚：「今日從何處問起？老僧放參。」只見首座有一尼僧上前問訊道：「佛法參禪，先講過行住坐臥。請問和尚如何是行？」答曰：

「行不與人同行，出關兩足云生。為看千峰吐翠，踏翻古渡月明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住？」答曰：

「住不與人同住，茅房青山自去。庭前老鶴鳴風，門外落花無數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坐？」答曰：

「坐不與人同坐，婆娑影兒兩個。雪花撲面飛來，笑我北窗紙破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臥？」答曰：

「臥不與人同臥，葛被和雲包裹。孤峰獨宿無聊，明月梅花與我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色中人？」答曰：

「螻母西施共一身，可憐老少隔千春。今朝鶴髮雞皮媼，原是玉容花貌人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人中色？」答曰：

「花開花落兩悲歡，花與人同總一般。開在枝頭防客折，落來地下有誰看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人中境？」答曰：

「滄海盡教枯到底，青山直待碾為塵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答曰：

「翠竹黃花非外境，白雲明月露前身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空即是色？」答曰：

「鶯囀千林花滿地，客游三月草連天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是色即是空？」答曰：

「萬象全歸古境中，秋蟾影落千江裡。」

法師參放已畢，便大叫堂頭和尚：「我今放參，並無注解。你那善男信女、優婆塞優婆夷等，有善知識問法參禪的。我今大發慈悲，任憑提問，老僧信心指授。」問了半日，講堂上坐的婦女，挨肩擠背，沒人敢言語。八個尼僧，齊齊合掌，下得公座，來朝上問訊，稟法師說：「眾生初學佛道，不識堂頭和尚的深微佛法，請宣法卷，略破愚迷。」齊齊和起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堂上堂下，一齊接著念佛。眾女僧把法鼓「咚咚」，一齊打起，金磬一聲，法器齊動，雲鑼鑊鈸，笙管橫笛，也有敲木魚的，擊合子的，滿講堂同聲齊念：

南無燃燈上古佛	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
南無釋迦牟尼佛	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
南無阿彌陀佛	南無無量壽佛
南無金剛不壞佛	南無寶光佛

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喜佛
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現無愚佛
南無娑留那佛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
南無水天佛 南無寶大佛
南無陰冥救苦地藏王菩薩 南無功德業佛
南無勇垢佛 南無無垢佛
南無旃檀功德佛 南無普賢菩薩
南無虛空藏菩薩 南無金剛首菩薩
南無除蓋障菩薩：

魔佛相爭不在多，起心作佛即成魔。若於見處能忘見，三界縱橫奈爾和。

大眾和佛已畢，梵音正響，那法師高坐禪床，而誦偈言：

六萬餘言七寶裝，無邊妙義廣含藏。白玉齒邊流舍利，紅蓮舌上放毫光。喉中甘露涓涓潤，灌頂醍醐滴滴涼。假饒造罪如山嶽，只念菩提懺法王。

今日宣的卷，是一部《花燈輜》，蓮女成佛公案。單說大宋朝仁宗皇帝年間，出在湖廣襄陽府善樂村有一善人，姓張字元善，娶妻王氏。兩口兒一生持齋念佛，重道齋僧，年過四十餘歲，並無一男半女。家傳的手藝，做些花朵、燈籠生理度日，掙得錢財，算足兩口一日費用的，略有寬餘，就修橋補路，佈施貧人，因此人都叫他「花燈張善人」。

法堂贊誦，大眾宣揚，首座敲起磬子來，念曰：

有宋朝襄陽府善人張士，同安人王媽媽在家修行。南無

兩口兒安本分，持齋把素，開著個生意鋪，花朵、燈籠。阿彌陀佛

到春來妝牡丹、桃紅杏紫；到夏來妝荷花，萬紫千紅。南無

到秋來妝月桂、芙蓉、秋菊，到冬來妝梅花，枝幹玲瓏。阿彌陀佛

荷葉燈，倒垂蓮，披紅掛綠；鼈魚燈，戲螃蟹，鱗甲崢嶸。南無

獅子燈，披綠毛，張著大口；球繡燈，泊地滾，滿路光生。阿彌陀佛

供佛前，百種花，飛金補翠；半空裡，長明燈，三界光明。南無

終日裡，念彌陀，口講因果；雖然是，不思議，無字真經。阿彌陀佛

張善人夫妻兩口兒，無兒無女，吃了長齋，每日口念彌陀，要去出家，只因夫妻二人，年老不忍分離。忽一日驚動了西方我佛釋迦牟尼世尊，佛眼一觀，說他夫妻行善，該生一佛子出世，度他二人生天。遭了案下散花天女，化成一白髮婆婆來下閻浮世界，把《妙法蓮花經》傳與他夫妻二人，以成其道。果然天女變了一個白髮婆婆，雙目失明，頭白如雪，年有七旬之上，手持瓦鉢竹籃，來張善人門前乞化一齋，手拿木魚，口中高聲誦《妙法蓮花經》，如流水相似。

大眾宣揚，敲磬一聲，又念：

有世尊，在西方，睜開法眼，見善人，宅門外，瑞氣千重。南無

只因他，不識字，難傳佛法，差天女，化婆婆，口授《蓮經》。阿彌陀佛

老婆婆，隱真身，化成幻相，年七十，雙目失，白髮蓬鬆。南無

手持著，木魚子，沿街乞化，念《蓮經》，隨口轉，字字堪聽。阿彌陀佛

有善人，在門前，十分慈念，喚安人，備茶飯，接待高人。南無

張善人在門口見聖姑婆婆，見他口念《蓮經》，手持竹杖，心中思想：「我夫妻二人，不得真經，吃的是迷齋，何日得通佛法？我如今留下婆婆，傳此《蓮經》，情願替他養身送老，與我母親一樣。」即時叫安人備了齋飯，請婆婆吃畢。夫妻二人，合掌問訊說：「老婆婆，你是那裡人氏？因何失明乞化？想是沒有兒女。我夫妻二人，也沒有兒女，正好作伴修行，不知你可依得我一件事？也免去乞化為生，可以度其日月。」婆婆便問張善人夫妻：「有何說話，你且說來。」

首座敲磬一聲，又念：

婆婆便問張善人：「如何搭救我當身？南無

我家玉舍城中住，無陰樹下是家門。阿彌陀佛

也無兒來也無女，心裡明來眼裡昏。南無

背記《妙法蓮花經》，不知春來不知冬。阿彌陀佛

一聲念動靈霄殿，一聲叫開地獄門。南無

你今留我不中用，經典不是金和銀。阿彌陀佛

不中穿來不中吃，口裡嚼得亂紛紛。」

當下張善人便說婆婆：「若肯住下，我夫妻二人情願與你為兒為女，晨昏供養。只求你把《妙法蓮經》口口相傳，也不枉我持齋一世。倘若生下一男半女，也是我張元善的後代，日後有人上墳拜土。我夫妻二人報你的恩德，化棺材木與你送老。」婆婆歡喜不盡。

首座敲磬一聲，又念：

婆婆當下心歡喜：「世上那有你行善人。南無

捧茶捧飯養著我，只求一卷《蓮花經》。阿彌陀佛

隨緣度日住幾載，不知誰是我的親。南無

善人夫妻忙不住，疾忙接請進家門。阿彌陀佛

廚下燒水先沐浴，換了新布和衣裙。南無

一間淨室忙打掃，佛堂原有佛一尊。阿彌陀佛

香花蠟燭擺在上，夫妻同念《金字文》。南無

早時送粥午時飯，一家茶水盡慇懃。阿彌陀佛

初時唸經舌頭澀，後來念得十分真。南無

半夜唸經把香跪，天明念到未時辰。阿彌陀佛

不消半年三個月，《蓮經》口裡往外噴。南無

舌底蓮花生光彩，動了金剛揭謗神。阿彌陀佛

開口聞得旃檀氣，合眼就見佛世尊。南無

一住三年無怠慢，婆婆開口辭善人。阿彌陀佛

當下張善人夫妻二人，不消一年，學的《蓮花經》十分爛熟，如水流相似。一住三年，捧茶捧水，全沒一點慢意。婆婆一日看著王氏道：「我今打攪你夫婦三年，經已念熟，今晚要辭你還家。」王氏便說：「媽媽，你今傳經三載，我夫妻受其大恩，不曾報效，原說替你養老送終，因何舍我便去？你家今在何處？甚麼地名？我夫妻好送你回去，時時看望你。」婆婆便道：「張善人，夫

妻近前來聽我細說。」

擊磬一聲，又念：

張善人，你夫妻，休要掛牽。我本來，無定住，身在空門。南無

要回去，那裡定，東西南北。說聲去，就要走，不論行程。阿彌陀佛

無始來，誰是我，家鄉住處。撒手去，誰是我，著急親人。南無

一行說，取水來，渾身沐浴。盤著膝，打著坐，合掌歸陰。阿彌陀佛

當下婆婆即時坐化而去。張善人兩口兒不敢啼哭，唸經三日，起了一個龕子化了，供養在西山寺後。不消半月，王氏年四十以上，忽然有孕，到了十月，腹中疼痛起來。王氏臥在內室，張善人唸經未畢，眼看見那白髮婆婆笑將進來。張善人大驚，才待追尋，只見王氏房中哇的一聲，產下一個女兒，生的眉端目正，面如滿月一般。因唸經得來，取名蓮女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蓮女長到七歲，生得乖覺伶俐，一見便會。又有一件奇事，口裡背誦《蓮花經》，順念順流，倒念倒流。請了一卷《蓮花經》來，字字行行，一似念過的一般。天生胎素，口不嘗葷。每日在家做些花朵，略有閒時，即看經拜佛。只有一件，不守女兒的規矩，見了僧人，就與他參論佛法，纏個不了，聽得寺裡鐘磬鐃鈸法器一響，准要出門去看。有一個能仁寺惠光和尚登坐開講，蓮女疾忙走入寺中，便高聲問道：「龍女八歲獻寶成佛。我今七歲沒有寶珠，何時得道？」把個惠光長老驚得一句答應不來。張善人聽說女兒進寺參禪，甚是惶恐，疾忙抱了回來。過了三五個月，依舊走到寺去問長老，還將前言提問，父親張善人又抱回去了，吩咐王氏好生看守女兒，休要叫她張頭露面，惹街鄰嗤笑。因此蓮女日裡做些花朵，不得出門。

到了年方二八，生的柳眉星眼，杏臉桃腮，天生不施脂粉，自然有天女的莊嚴，金仙的美貌。因元宵能仁寺放燈，眾檀越約了燈會，懸起千百盞燈來，婦女們燒香的，看燈的，人山人海，都去隨喜。蓮女要去，父母攔擋不住。王氏叫道：「孩兒年已長成，不比你七八歲時，去混他的講堂，也惹人議論。同幾個鄰舍老婆婆去能仁寺看燈，早去早回。」

首座敲磬，又念：

有蓮女，能仁寺，把燈觀看。密層層，佛塔上，萬盞明燈。南無

又遇著，老禪師，登堂說法。引動了，紅蓮女，去問禪宗。阿彌陀佛

向滿堂，講座下，高聲大叫：「問和尚，滿寺燈，何處先明？」南無

和尚答：「佛殿上，燈光先照。」蓮女說：「佛燈外，誰是心燈？」阿彌陀佛

老和尚，答不來，蓮女大怒，走上去，打一棒，要問機鋒。南無

當下蓮女問道：「佛燈今在殿上，心燈卻在何處？」長老一時應答不來。蓮女奪過長老禪杖，當頭就打，嚇的這些看燈婦女一湧上來，把禪杖奪了，推擁蓮女回家。夫妻十分惶恐，埋怨女兒，不守閨門，使人嗤笑，忙叫媒婆與蓮女提親。

有一個李員外兒子與蓮女同庚，也是一十六歲，且是俊秀聰明，常見蓮女門首買花，看在眼裡，使人來說媒。張善人兩口兒只揀擇女婿，不爭財禮，遂結了親。看了吉日良時，把蓮女打扮得如花似玉，三綰梳頭，兩截穿衣，上了花藤彩轎。各處花店，將花朵添箱，點起花燈，前後有百十餘對，都來看蓮女成親。

敲磬一聲。又念：

李家男，張家女，門當戶對。許了親，下了禮，酒果羊紅。南無

紅鸞星，擇就了，七月十五。眾親鄰，來助喜，俱送花燈。阿彌陀佛

有蓮家，打扮的，天仙玉女。插金錢，戴瓔珞，一似觀音。南無

穿一套，大紅紗，麒麟通袖。條一條，遍地錦，裙帶金鈴。阿彌陀佛

李小官，在轎前，騎著大馬。有爹娘，送上轎，兩淚交零。南無

叫蓮女，「我的兒，養得嬌橫。到人家，守規矩，休要講經。阿彌陀佛

撇得俺，老夫妻，沒有下落。養了你，多半世，沒個後成。南無

從今後，休要去，三門四戶。避是非，守禮法，少要齋僧。阿彌陀佛

說著話，上了轎，伴長就走。有蓮女，全不答，高誦《蓮經》。南無

走大街，穿小巷，沒有半里。一卷經，剛念畢，不聽人聲。阿彌陀佛

到門前，放下轎，拜門行禮。有公婆，接新喜，捧著花瓶。南無

掀轎簾，忙來請，新人下轎。似木雕，如泥塑，全不答應。阿彌陀佛

半空中，忽聞得，笙簫仙樂。放金光，天花落，香滿虛空。南無

當下蓮女在花燈轎裡，一卷《蓮經》誦畢，左腳盤著右腳，小小弓鞋，搭在膝上，坐化而去。李家慌忙去請張善人夫妻，只見半空中笙簫仙樂，一道金光，天花亂墜，見蓮女站在空中，而說偈曰：

我本西方座上人，偶將兩腳踏紅塵。眾生要問《蓮經》義，看取花燈不壞身。

後來張善人昇天，不在話下。

法師宣卷已畢，大眾高聲和佛，打起法器，送法師下座。這些婦女們，聽到好處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。只有這金桂、梅玉二人，嗑瓜子兒，吃茶食，不住的亂笑，也不管甚麼經典佛法。兩個寡婦要辭了福清和二女回家去。只見有兩個喇嘛女僧進來，傳百花姑娘的師命，要求寺裡同大眾講西番經教，明日打掃一座禪堂，在這裡過夜。封了五十兩銀子，叫福清早早安排齋供。慌得這福清滿口答應，那敢推辭。這金桂、梅玉二人等著要看西番講教，就不肯起身。福清留下，在後禪堂法炕上歇去了。不知西番演教如何，有分教：外道邪魔，安下修羅排玉綱；迷人淫教，移將阿鼻鬧禪壇。